



### 凤凰花开的路口

□林艳艳

傍晚下课后,漫步在校园的走廊上,目之所及,草木生机勃勃。几天没留意,我才发现操场边的那棵凤凰木已经开花了,一簇簇红艳艳的花朵缀满枝头,远远望去,好像天边的红霞飘落人间,又如熊熊燃烧的火炬,格外醒目。

在闽南地区,每逢孟夏时节,凤凰木都会如期绽放,无论是古城的老街巷弄、红砖古厝旁,或是滨海的步道边、公园里,又或是书声琅琅的校园中,随处可见凤凰木的身影。此时恰逢毕业季,不少人又给凤凰木取了名叫作“毕业花”。

看见凤凰木开花,我总会心生欢喜,因为这花伴我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,也见证了我的成长。记得我以前就读的小学有一座花园,里面长着一棵高大的凤凰木。每到花期,树上会冒出一朵朵红花,引得同学们一下课就往树下跑,嬉闹声此起彼伏。我有时还会仔细寻找落在地上的完整花朵,再带回教室夹进课本里收藏。等到夏天快结束了,一些男同学会捡起凤凰木上掉落的长豆荚,把它们当成“宝剑”,然后模仿大侠在树下比武招数。后来同学聚会,大家聊起当年在凤凰木下玩耍的情

景,不少人都念叨着想回母校看看这位童年的“玩伴”。

上中学时,我住的宿舍楼后面有两棵老凤凰木。夏日屋里闷热,待不住的我便跑去树下一边乘凉,一边背单词,这两棵树也默默陪伴我熬过了无数个温书的日子。有时夜自修结束,我也不急着回宿舍,而是和舍友一起来到凤凰木下,说说笑笑,吹吹晚风,舒缓一天的学习压力,即使被蚊虫叮咬,我们仍乐此不疲。

后来在本地念大学,凤凰木是校园里常见的行道树。往往小满过后,坐在图书馆二楼的窗边,一抬头就能瞧见盛开的凤凰花。几次近距离地观察,我才发现这种花是对生排列的,花瓣五片,花色鲜红带着些微的橙调,花萼青绿,层层叠叠地簇拥在翠绿的羽状复叶之间,枝叶舒展蓬松,树冠宽大浓密。

不同于一些树的花是慢慢酝酿、逐朵吐蕊,花期绵长,凤凰木总像是攒足了力气,在短短日子里就绽

放满树红花。那热烈又张扬的景象,也像王十朋在《刺桐》中描绘的“初见枝头万绿浓,忽惊火伞欲烧空”的场景。

每年凤凰木灼灼盛放之时,也是许多学子挥别校园、奔赴前程之际。六月初的校园中常见身着学位袍的毕业生来到凤凰木下,与恩师、挚友合影留念。起初看见这样的场景,我也会想起那首名为《凤凰花开的路口》的老歌,想象自己毕业时和同窗好友并肩站在花树下,定格属于我们的青春时刻。现在回想毕业那年的情景,有些画面,我已经记不清,但和好友在凤凰木下的合影依旧被我保存在手机相册中,不时还会翻出来看一看。

年年花开如常,校园里的人和事却在不断更迭。这一树红花目送一届又一届学子离开校园,也成为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“记忆坐标”,就像如今每每看见盛开的凤凰花,过往的校园生活片段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,清晰如昨。日子向前走,回忆静静留存,这年年如约而至的凤凰花,就这样变成了岁月里一处真切又特别的印记。



(CFP图)

每日佳句

我们的心是一条路,心宽一尺,路就宽一丈。

### 食事

#### 猪油粕

□张黛茹

猪油渣,在闽南地区也被叫作“猪油粕”,顾名思义就是猪肥肉炸油后过滤出来的肉渣。因其炸制过程中滋滋作响,在山西方言中又叫作“油坨坨”,光是嘴里念着这几个字,脑海里便会浮现猪肉在油锅里翻滚的生动画面。

我有次去青岛旅游,听导游介绍才知当地也有一样类似的小吃叫作“脂渣”。它和猪油粕不同的是,脂渣在肉的选择上采用“瘦八肥二”的标准,制作时还要先将猪肉进行腌制,再低温油炸。因瘦肉较多,脂渣的口感也比猪油粕酥脆。

虽然是本地常见的小吃,我对猪油粕却不熟悉。因为过去家里的大人很少做这道菜,有时嘴馋想吃,他们还会拿“猪油吃多了不健康”当借口拒绝,久而久之,我便淡忘了猪油粕的滋味。直到几年前去堂姐家做客,吃到她做的猪油粕,那滋味一尝就让我惊叹连连,当下一块接一块地往嘴里塞,压根停不下来。那独特的口感,还让我想起了作家尤今在文章中写的一段描述:“猪油渣,是人间罕见的美味,极端的脆,轻轻一咬,‘咔嚓’一声,天崩地裂,小小一团猪油像喷泉一样,猛地喷射而出,芬芳四溢,那种达于极致的酥香,使脑细胞也大大地受到了震荡,惊叹之余,魂魄悠悠出窍。”

后来跟堂姐打听猪油粕的做法,才知道她是在传统做法上进行了改良。有别于老一辈人喜欢选用肥肉多的猪肉,堂姐偏爱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制作猪油粕。备料时,她会给五花肉去皮,说是这个步骤能防止猪肉油炸后变得干硬,口感也更好。接着把肉切成大小一致的片状,堂姐还要拿纸擦净猪肉表面的水分,之后无需腌制,就可以直接把肉放进锅里炸。

随着锅里的温度升高,五花肉片开始滋滋冒油,颜色也由粉白色变成金黄色。待肉片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,猪油粕就算炸好了。刚出锅的猪油粕质地偏软,待彻底放凉后,口感才会变得干脆酥脆。

趁余温未散,堂姐又赶紧往猪肉粕上撒一些盐和椒粉,再用筷子快速搅拌均匀,让每一块肉粕的表面都裹上调料粉。我好奇地询问为何不用香气更浓郁的胡椒粉调味?堂姐给的理由是这种调料的味太重,反而会“抢”走猪肉粕的香味。

自从学会做这道小吃,每次家里要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,我都会提前做一些猪肉粕当茶点。前段时间姐姐回泉州探亲,我问她想带什么家乡特产回去?姐姐脱口而出就是“猪肉粕”。于是我特意去市场挑了新鲜的三层五花肉,按照堂姐教的做法制作了一锅猪肉粕,晾凉调味后仔细筛选,挑出大小均匀的一些装进盒子里,再让姐姐带回去慢慢吃。后来听说她一大盒猪肉粕没几天就被家里人一扫而空,姐姐感叹自己没吃够,又念叨着下次回老家要向谁讨教做这道小吃的方法。

仔细想想,制作猪油粕并没有复杂的工序,也没有名贵的食材加持,看似普通通通,却是实打实的闽南家常味道,更是许多在外打拼的人心心念念的故乡味道。



### 孟夏的果实

●杨梅:入夏后,紫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,可以鲜食或浸盐水再品尝。  
出处:未爱满盘堆火齐,先惊探颌得骊珠。——宋·陆游《六峰项里看采杨梅连日留山中》

●杏子:孟夏时节,杏子成熟,饱满圆润,本地人会将其腌制咸或咸解馋。  
出处: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——宋·范成大《四时田园杂兴·其二十五》

●桃子:小满过后,早桃上市,口感偏酸,闽南人也常将它做成“蜜桃”。  
出处:桃花四散飞,桃子压枝垂。——唐·姚合《杏溪十首·杏溪》

●李子:初夏李子大量上市,拿来腌制咸李,也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零食。  
出处:低枝碧李压人头,过雨黄梅满道周。——宋·杨万里《初夏病起晓步东园二首其一》

●枇杷:夏初的枇杷金黄诱人,不仅可以鲜吃,还能熬制成美味的枇杷膏。  
出处: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。——宋·戴复古《初夏游张园》

### 天伦



### 尝尝父亲的茶

□董娜

前几天,我又收到父亲寄来的茶叶。打开包装袋,里面还放着一张纸条,上面是父亲的字迹:“今年新出的铁观音,味道很好,寄些给你尝尝。”

把茶叶收进柜子里,我打开手机拨打视频电话。接通后,屏幕中出现了父亲的身影,看背景应该是正陪着母亲在菜园里干活。父亲抬手朝着镜头挥了挥,手掌沾着泥,还来不及拍掉。等我开口,他就问道:“茶叶收到了吗?”我连忙点点头,佯装抱怨地说:“爸,你隔三岔五寄来好茶,我都喝不完。”父亲听了这话,乐得眉眼弯弯,接着又提起今年茶园的收成不错,让我别不舍得喝,挂电话前还不忘记说一句:“茶叶喝完了就说,我随时给你寄过去。”

不想辜负父亲的心意,我把刚收到的茶叶取出来泡了一壶。热水冲入盖碗,茶香扑鼻而来,闻着熟悉的味道,我感觉就像回

到了老家,与父亲坐在茶桌旁一边喝茶,一边闲话家常。

我爱喝茶,是受父亲的影响,印象中他一直用心打理屋后的一方茶园,悉心照料每一株茶树,平时在家也经常泡上一壶清茶,悠悠地品。从小我就喜欢跟着父亲去茶园,久而久之,也学会了采茶、制茶的手艺,还掌握了不少泡茶的技巧。工作后给父亲送礼物,我也会挑选品质上好的茶具。记得去年回家,看见他用来泡茶的盖碗边缘磕出了一个缺口,搭配的茶杯也有几处掉漆。我提出换一套新茶具,父亲却摇头拒绝,说:“这是你刚上班那年买的,我用习惯了。”说完,他又打趣说只有用这套茶具泡茶才对味。

每次准备离家的时候,父亲都要往我的包里

塞一罐茶叶,然后像小时候一样叮嘱我多喝水,别工作一忙就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听我笑话他爱操心,仍把我当小孩子,父亲还会反驳说:“可不是嘛,你多大都是我的孩子。”

一壶茶喝完,我反倒更想家了。算算日子,的确许久没回去看望父母了,于是我立马掏出手机买了回老家的动车票。

那天到家时已是黄昏,一进屋没见到父母,我又出门寻找,终于在菜园里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。见我回来了,父母喜出望外,母亲立马放下手里的农具,开心地和我介绍菜园的收成,一会儿说“这垄地种你爱吃的香菜”,一会儿提起今年新种的蒜苗,等采收了就能寄给我尝尝。一向话少的父亲就站在一旁看着我们母女说话,眼里满是笑意。

晚饭后,我想泡一壶茶,于是打

开柜子取出茶罐。好奇罐子怎么那么轻?我赶紧打开盖子,一看里面只有一些茶梗和碎茶叶。以为是自己拿错了,我又从柜子里取下几个茶罐,没想到打开后里面都只剩零星细碎的残茶。那一刻,我的心中有了答案,原来父亲把好茶都寄给我,自己则将就喝着剩下的碎茶与茶梗。

后来,母亲偷偷告诉我,自打父亲腰伤复发后,便无法打理茶园了。不想让我担忧,他从未提起身体的不适,每次和我通话都装作茶园的一切如常。我这才知道这两年从老家寄来的茶叶,其实都是父亲托熟人买的,挑最好的品相打包,他自己一点都舍不得留下。

想想父亲一直都是这样,从不诉说辛苦,也不提难处,只把温柔和牵挂都默默留给在外的人。就像那一罐罐精心挑选的茶,看似寻常普通,却藏着他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和沉甸甸的爱意。

### 回首



### 乒乓球里的岁月

□黄少煌

最近,听说社区要举办乒乓球联谊赛,我赶紧报了名。打乒乓球是我从小时的爱好,直到现在空闲时仍然喜欢拿起球拍打上几局。

我最初接触乒乓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,那时一本名为《银球传友谊》的连环画在小学里广为流传,不少校园里还刮起了“乒乓球风”。当时摆在我们学校小礼堂里的两张乒乓球桌,也成了全校最抢手的地方,每天下课铃一响,不少同学都会撒腿

往那儿冲。不过球桌总是被高年级的学长占着,像我们这些没有球拍的低年级同学只能扒着桌沿,看乒乓球在桌上跳来跳去,眼巴巴地盼着能有机会上场打一局。

有次趁学长休息的间隙,我抓起桌上的球拍想要试一试。没想到当下脚没站稳,手里的球拍甩了出去,鼻子还被球桌磕破了皮。回家后忍不住跟父亲哭诉,他一边帮我处理伤口,一边安慰说:“等着,爸给你弄副球拍。”

一周后,父亲果然从厂里带回一副松木做的乒乓球拍。它的两块椭圆形木板板砂纸打磨得很光滑,正反面粘着剪得整齐的红黑两色胶皮。得到人生中的第一副球拍,我爱不释手,不时就要拿出来瞧一瞧、摸一摸,晚上还要接着它们入睡才安心。

那段时间,一到周末,我便把这副球拍塞进书包,然后跑去外婆

家找年纪相仿的小舅舅练球。我们总是偷偷拆下眠床的床板,把它架在长凳上当球桌,又拿几块砖头放在床板上,排成一列当作“球网”。夏天屋里热,我们经常索性脱了上衣再打球,只要我大力扣球,小舅舅就连忙弯腰去救;见他打出短球,我立刻跨步上前接住。乒乓球在床板上来回弹跳,不小的声响还会惊飞梁上栖息的燕子。

外婆收工回来,一进屋看见我们又把床板拆下来,肯定气得一边抓起鸡毛掸,一边训斥:“坏团仔,床板拆了晚上睡哪儿?”不过外婆的责骂向来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每次她手里的鸡毛掸打得床板啪啪响,但压根落不到我和小舅舅的身上。等我们趁机钻进“球桌”下,外婆便会叹口气,无奈地说:“把床板放回去,等会出来吃蒸鸡蛋。”我们嘴上答应着,等外婆走出房间,立马又拿起球拍继续打球,直到太阳落下,准备吃晚饭了,才不情不愿地把床板放回眠床上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,老屋终

于翻新,我特意把一个房间留作活动室,还在屋里摆了一张乒乓球桌。不再是过去床板搭的简易台子,这张球桌款式简约大方,板材厚实稳固,好看又耐用。平时一些喜欢打球的朋友、同事也会来我家练球,谈笑风生混着乒乓球撞向台面的声响,不时还会引得路人张望。

几年前,我在球桌旁安装了一台自动发球机,想打球时只需唤醒智能助手,它立马就能变成不知疲倦的“陪练”。听见“发个旋转球”的指令,机器立刻投出打着转的乒乓球。当我喊出“速度再快点”,球便从机器里飞速扔出来,十分方便。有时挥拍击球,我还会不禁想起年少的自己守着简陋的球台一遍遍练球的样子。

如今,父亲做的那副旧球拍被收进柜子里,它的红黑橡胶皮已经泛黄开裂,无法继续使用了。但我仍会时常把它拿出来擦拭,再握着木手柄挥几下,透过它,像是在重温那些与乒乓球相伴的日子,感受当年简单纯粹的快乐。



### 四季



### 夏雨初歇见清欢

□王婉若

闽南的夏天,雨是没有规律可循的。它不像春天的雨,缠缠绵绵下起来没完,也不像秋天的雨透着凉意,落在身上会让人忍不住打个哆嗦。这个季节的天气说变就变,往往前一秒还烈日当空,阳光晒得人浑身冒汗,下一秒就乌云密布,转眼间风裹着雨点噼里啪啦地往地上砸,连让人找伞的时间都不给。

周末下午,我望着阳台那几盆被日头晒得蔫蔫的绿植,正琢磨着是否得把它们搬进屋里放几天。忽然窗外大风骤起,小区里的树木枝条被吹得左摇右摆,天地仿佛瞬间被一层灰色的薄雾笼罩着。我还没来得及把阳台的衣服收进屋,雨就泼了下来,密集的雨点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啪啪作响,听起来如同有人在急切地敲门。

这场雨来得急,却没下太久,不过一盏茶的工夫,雨势就变小了,最后只剩零星几滴雨水落下。天色渐渐亮起来,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,阳光变得不再刺眼,洒在地面上还泛着一层淡淡的光。远处的高楼外墙玻璃被雨水冲刷得十分干净,空气里飘散着泥土和草木混合的味道,闻着清爽不刺鼻,深吸一口气,感觉浑身的燥热都消散了不少。

下楼溜达一圈,脚下的柏油路依旧湿漉漉的,踩上去有点滑,路边的水洼里,映着头顶的香樟叶,风一吹,叶子晃,倒影也跟着晃。路边绿化带的花草上挂着水珠,亮晶晶的,用手一碰就砸在地上,随即溅起点点水花。几只麻雀在草丛里蹦来蹦去,啄着草籽,时不时叽叽喳喳叫两声,好似也在感叹这雨来得快、去得也快。

小区门口的小广场上,几位家长带着孩子出来透气,有人嘴里念叨着“这雨可算解了暑,晚上能睡个好觉了”。孩子们无所谓天气如何,一群人凑在一起,用脚踩着浅浅的水洼,你追我赶,笑声脆生生的,老远都能听见。街边小店的员工有的忙着拿拖把清理门前的积水,有的弯腰整理被雨水打湿的货物,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。

忽然又飘来毛毛细雨,雨水落在脸上凉丝丝的,没一会儿就停了,像是大自然跟人们开了个小玩笑似的。其实本地人大多习惯了这种多变的夏日天气,就像我家长辈常说的那句俗语“夏雨隔田埂,来去一阵风”,无论是在城里还是乡下,常常都是这边地面刚被淋湿,几步之外的路面依旧干爽,一片云就能划分出两种不同的景